

与熊猫相遇

有人以为，只要能把目前数百万种动植物的物种多样化状态保持到下个世纪，破坏就会终止——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记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心理，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我们可以调整价值观，更动优先秩序，建立一套谴责废弃物并制止无必要破坏的大地伦理。激情和雄辩都无法造成这样的改变，一定要先更新对自我的观念、重新设计人类的求生策略才行。

或许在某些细微的方面，熊猫能帮助我们改变观念。它表面上的单纯让我们观察到它吸引人的特质。熊猫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它虽然体格肥硕似熊，却独具创作的天分、艺术的完美，仿佛专门为了这项崇高的目标而演化成这种模样。圆圆的扁脸、大大的黑眼圈、圆滚滚逗人想抱的体形，赋予熊猫一种天真、孩子气的特质，赢得所有人的怜爱，令人想要拥抱它、保护它，而且它又很罕见。更何况幸存者往往比受害者更能打动心弦。这些特质，造成了一个集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的物种，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神兽。

我们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我认为，万物皆值得我们欣赏与尊重，我们不能硬给不知价值为何物的动物定一个价格。但失去熊猫的意义，似乎还是超过失去黑草花(primrose)或水虎鱼(piranha)，因为它是坚忍不拔、反抗命运的象征，能激起我们怜悯或佩服的共鸣。如果失去熊猫，我们就再也看不见它黑白相间的面孔，它的演化将宣告中断，它独特的基因密码将毁灭；它的名字很快就跟博物馆里尘封的档案中其他数千种灭绝物种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留下一个信屈誓牙的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意为“黑白相间的熊猫脚”。再经过几个世纪的疏离，我们就只剩几件纪念品、几根大骨头、几块褪色的毛皮。熊猫的生命完全被遗忘，跟恶鸟(moa)或

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珍稀动物熊猫在其生存的狭窄空间里，在孤独无言的日子里，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和危险。《最后的熊猫》的作者乔治·夏勒博士以特聘专家的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在四川山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在书中，他以科学家和参与者的立场，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熊猫项目”之内情；又以哲人的心灵与诗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一隐秘世界的美丽与哀愁；同时，夏勒博士以外来者的角度，将其当时与国内科学工作者和老百姓的来往以及各种生活小故事娓娓道来，为今天的读者重现了那个改革刚刚起步、思想开始解放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本版内容选自该书。

猛犸(mammoth)一般，被剔除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外。对如此不寻常的动物而言，这是多么可悲啊！当然，生命都是倏忽无常的，盛世终会没落。但数百万年前，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熊猫就生存在地球上，它们是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比起很多其他在冰河时代大变动中消失的大型哺乳类都生存得久。这一物种灭亡的时间不应来得那样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熊猫漫长的演化史上极为重要，也是文献最详尽的时期。这期间的事件若不逐一记载，难免会被遗忘。我以科学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去了解和记录，为一种不能言语的生命充当翻译，把熊猫的生存状况留诸后人。这本书就是那笔遗产的一小部分。

跟踪大熊猫的日常生活

熊猫每天花在摄食竹笋以及茎叶上的时间，分别是多少？珍珍离营地近时，我们从帐篷监听她很方便。凯通常轮第一班值夜，



我先睡，然后接班看守到天明。我静静坐在桌前，五月的夜还很冷，炉子里生着火，屋顶上雨声滴答。人家说雨季要六月底才开始，可是我们山谷里已经乌云密布，到处水花四溅滴落。煤油灯投下柔和的光线，一只灰林鸮(tawny owl)在暗处呼呼啼叫。我面前的书桌上，摆着无线电接收器，定在珍珍的频率，纷乱的信号告诉我，她在深夜里不停移动，就跟初春时一样。漫长的夜被阅读、写作、喝茶填满，可是并不寂寞，因为凯就在我身旁，还有大胆的姬鼠(Apodemus)成群结队在我脚边跑来跑去，数量多到令我确信我们家一定是公认的上等住宅区。黎明时分，我出去看看天气，雾里没有风，紫色的杜鹃花泛着冷冷的光，像是冰块做的。

凯继续白天的监听，我到林子里去，树枝和竹子都在滴水，我跪在地上，仔细观察一个熊猫的摄食点，这儿密生着蕨、蛇根草(snake-root)、野樱草(cowslip)、荨麻(nettle)、舞鹤草(false Solomon's seal)以及其他我在新英格

六、我是民窑女子，她是官窑美人

之后两年，李茗沁频繁去欧洲，每次住上几个星期，主要落脚点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了多场拍卖、古董展销会，买了不少文物回来。与克拉克娜交往有了重要的进展，他经常主动接近克拉克娜，林老板看出了这一点，总是找机会安排李茗沁和她一起参加的活动。也认识了不少藏家，交往一段时间后，李茗沁发现，都与蓬皮杜毫无关系。他打交道比较多的还是克拉克娜、伯伦、迪西奥，还有日本人太平。伯伦虽然对他不怎么友好，但此人活动频繁，什么拍卖会都参加，因此不想碰到他也难。一次拍卖会，他俩争夺一件英国皇室珍藏的清朝五彩瓶，伯伦坐在前排，回过头来跟他打招呼，李茗沁说，没问题。事后，伯伦握手示谢。李茗沁趁机说，小事一桩，以后也要仰仗你多多照应。第二天，伯伦特意邀请他去他的古董店，两人的关系融洽多了，有时闲聊，伯伦兴之所至，侃侃而谈，会无意中说到一些他感兴趣的信息，比如法国人大鼻子杰尼原来是收藏家，现在做了经纪人。迪西奥是收购做中国古董买卖，不搞收藏。他自己在荷兰有一座小型的古堡。最后一条信息引起李茗沁的注意。伯伦祖上也有一座城堡？

深秋季节，阿姆斯特丹大街上金黄的叶儿起舞蹁跹，徐楣丽来了，她受人委托，来参加拍卖会，看中了一件宋朝官窑笔洗。拍卖会那天，经过激烈争夺，还真让她买到了。当地报纸报道，来自中国的一个贵妇，拍卖夺走了一件宋代青瓷，现在中国人财力增强，收藏家猛增等等，把李茗沁也报道了。

徐楣丽的到来，引起了克拉克娜的兴趣，感叹过去接触的都是来自中国的打工仔，现在不一样了，像李茗沁、徐楣丽这样的，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琳娜李对徐楣丽也充满了兴趣，在自己的中国餐馆请李茗沁吃饭，要他谈谈这个女朋友。琳娜李拿着报纸指着图片，图片上有徐楣丽与李茗沁在一起的照片，琳娜李说，我俩同样穿黑风衣，她配灰毛衣，比我的红毛衣看上去素雅。李茗沁说，灰色老气，黑风衣配红色毛衣，显

兰的树林中熟见的植物。我检查并测量熊猫吃剩的残余物，搜集任何可能解答我满脸疑问的资讯。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我对竹子的着迷，跟学屠龙之技一样无用，跟看树苗长大一样刺激。虽然资料本身往往没什么意义，但它们可以成为推理和新观念的出发点，提供新角度，在此则有助于了解熊猫及其自然环境。

我希望有个可以讨论研究方法、分享知识与理念的中国同事。这也是我来中国的一个目的。但营地里五位编制内的研究员，几乎都只是例行公事，例如用无线电确定熊猫的位置，他们从来不提问题。营地里毫无“格物致知”的做学问气氛。有一种有趣的周期性现象，固定每月出现一次，每当二十四小时监听熊猫无线电信号的工作即将开始时，工作人员就纷纷发作肠胃不适、脚痠、头痛、牙痛及其他毛病。我理解他们宁可喝喝茶、听广播连续剧的心境；毕竟他们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只有一点点津贴，搜集的资讯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知道，强迫不感兴趣的人工作很容易，却不会做出好科学。有次我告诉王梦虎：“美国有句俗话说，你可以牵马到水边，但不能逼马喝水。”我需要有创造力、能随机应变的合伙人。有本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大熊猫研究论文集，开宗明义就是一篇题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这种口号对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准，恐怕没什么作用。总而言之，始终被当作客人，没有资格分派工作，我觉得是件很沮丧的事。发号施令、指出别人搜集资料方法上的错误、发表知识时表现得不够谦逊，都会被认为傲慢——这是个很严重的罪名。我已经被冠上“骄傲”、“颐指气使”等形容词。例如有一次，我发一通电报给霍华德·奎格利，说他不应该给巴西的大水獭配戴无线电图颈，卧龙总部不知怎的，将其解释为我不准霍华德结婚！这类事件表面上好像无关紧要，甚或很好笑，却塑造着众人对你的印象。

共和国记忆

李 菁



16.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

“那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而早在十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三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并先进城后，刘才带部队随后进城。

1892年，刘伯承出生于重庆开县一个贫苦家庭，虽家境贫寒，但刘伯承的父母仍举债供他读书。12岁那年，刘伯承参加乡村的科举考试并中了秀才，最终因被别人举报其家世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场。此事从一个侧面证明刘伯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刘伯承年轻时就爱读书，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1921年因战斗负伤而休养，他后来告诉儿子刘蒙，那段时间自己“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典籍，刘蒙说，后来他在重庆图书馆还看到了父亲当年读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点评，“其中不少特别独到的视角”，让他深感触动。茅盾先生曾在回忆录里提到，解放初期，他有一次与刘伯承同桌吃饭时聊起《二十四史》，刘伯承的见解让茅盾也深感钦佩，令其感慨“刘伯承是真正读书的干部”！茅盾当即表示，送刘伯承一套当时很难买到的精藏本《二十四史》。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刘伯承下一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那个拗口的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

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刘伯承先是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35岁的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刘蒙说，父亲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一窍不通，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无异于天书。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刘弥群说。刘伯承在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告诉刘蒙，那段时间，刘伯承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次日早晨两三点钟，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寝之后他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他的头说，该睡觉了。

俄文口音很难发音，中国学生戏称“打嘟噜”。刘伯承打这个“嘟噜”舌头就是不听使唤，于是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上大声“打嘟噜”。在莫斯科冬天哈气成冰的早晨，刘伯承硬是把“嘟噜”给打出来了。

那时的苏联实行供给制，刘伯承是以中共将军的身份去学习的，享受的待遇高出普通学员。他找到学校打扫卫生的一位女工说：“你陪我聊天，我可以把用不了的供应券给你。”于是他的口语提高得非常快，半年后已经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了。老师惊讶地问：“你是不是讨了个俄国老婆？”刘蒙说，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官员屈武，屈武倒是真的娶了一位俄国老婆，但俄语差远了。半年后，由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亲自写推荐信，刘伯承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留学三年的刘伯承回国。

刘伯承后来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位苏联顾问。苏联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他用俄语重点阐述了他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苏联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能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评头论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多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他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令人敬佩。

蓬帕杜夫人的珍藏

程庸



得热烈嘛。琳娜李说，我现在懂了，热烈很傻，素雅才高档，她头发微微翻卷，神态高傲，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温文尔雅……说实话，是不是你的相好？李茗沁笑而不答。琳娜李说，跟她相比，自己距离很大，要外貌，没外貌，要文化，没文化。李茗沁说，你有什么特点，善良热情朴实。琳娜李说，说一个女人善良热情朴实，其实就是傻，我就是一个民窑货，她是官窑，你说过，叫啥？官窑美人。

李茗沁知道，琳娜李地位特殊，在荷兰必须有这样的女人作为帮手，因此跟她多次交谈，暗示自己在做文物回流，希望她支持他、配合他。琳娜李帮他打听那个号码，假设那是一个电话号码，在后面任意加上两个数字，依次打电话，以饭店作为借口，向对方发送就餐信息，琳娜李打了好多个这样的电话。

对于李茗沁和徐楣丽的关系，琳娜李还是很有些羡慕的。过了不久，她发现李茗沁与克拉克娜交往频繁。李茗沁解释，只想买货，别无他图。周末。林家小型古董拍卖会。克拉克娜穿着时髦，披卷发，黑大衣，浅绿色毛衣翻出了衣领，显得雍容华贵。李茗沁坐在她旁边，忍不住低声赞美，我过去想象中的外国女郎，就是你这个模样。克拉克娜满脸灿烂，怎么讲？他只顾与克拉克娜说话，冷落了坐在后边的琳娜李。

这样的小范围拍卖，李茗沁很愿意参加，这是一个核心圈，对了解这些人有利，这样的场合，会有不经意的信息流露，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待我的态度等，皆可掌握。这样的拍卖规则特殊，轮流坐庄，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先得到一件古董，如果放弃，就轮下去，看谁出价高，东西就归谁。期间，李茗沁帮助克拉克娜得到了一件宋朝青白釉贴花粉盒，她有过祖传的一件，可惜打坏了，非常心痛。事后，克拉克娜握住她的手，不停地道谢，还要他讲解这件粉盒的工艺，李茗沁强调说古人心静，凭借灵巧轻盈的手指，才能有精美的贴花。

琳娜李知道他的意图，但仍然说他喜欢上洋女人了，亚洲男人来欧洲，容易喜欢上欧洲女人。